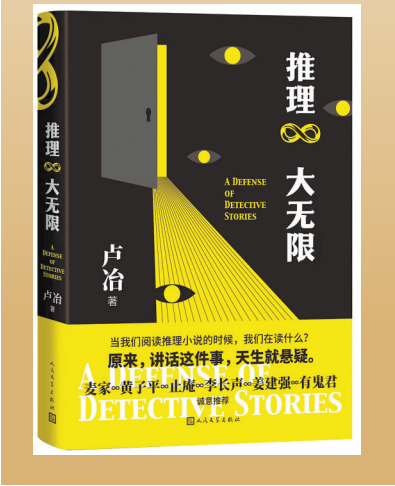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“推理热”：在逻辑之美外，感受文学之美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楠  
实习生 周颜佳

目前，“推理热”正从出版阅读向影视改编延烧。按图索骥，其实有一个渐进的过程：以吉林出版集团、新星出版社等开始系统译介异域推理作品作为一个早期的信号，中期过渡到福尔摩斯等剧集的观看热潮，后期是以综艺节目《明星大侦探》、狼人杀、剧本杀、密室逃脱和悬疑题材影视的大流行标志。透视这股热潮，其中蕴含着怎样的玄机？它将向何处去？



## A 推理元素“火”不等于推理文学“火”

作为资深推迷，张禾（化名）回忆起十五年前，还是小学生的她被日本动画《名侦探柯南》的第一部剧场版《漆黑的追踪者》深深吸引。随后，张禾在长春出版社引进的柯南漫画中尽情畅游，渐渐地，阅读日本著名推理作家东野圭吾的小说也成为她放学后的乐趣。但张禾将阅读推理小说视为一种娱乐方式，并不将其等同于其他文学作品。

《推理大无限》作者卢治尽管自谦为推理小说界的“初级爱好者”，但她却密切关注国内推理文学动态，将她对推理世界的种种好奇与思考，汇聚成了《推理大无限》一书。

“我们正处在推理文化热潮之中。”卢治研究发现，在欧美和日本，推理文化的兴衰都与中产阶级的崛起和都市趣味有关。然而在中国，尽管有各类视听化娱乐方式

带动推理元素的流行，推理文学本身却远不如武侠、科幻等文学门类那样受到重视。“《隐秘的角落》出圈了，而紫金陈没有；《漫长的季节》有悬疑推理元素，但人们并未充分地从这个角度去认识它。推理元素遍地开花，推理文学在哪儿？”卢治认为，推理元素火了，并不等同于推理文学火了，“在大众普遍认知中，推理小说并没有被当成严肃文学作品对待。而有不少早期推圈作者放弃小说创作转而投身综艺、游戏、影视策划或编剧行业”。

新星出版社营销编辑南丁则认为，影视、综艺、剧本杀等新娱乐形式，看似冲击了推理小说，实际上是互相助力的。推理小说提供了丰富的文本，转化为视觉化、娱乐化产品时，增加大众对推理小说的认知度和市场接受度。

## B 国内“推圈”还需努力出圈

南丁说，本土推理文学史存在一个断裂点，“民国时期国内就引进了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等作品，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，国外推理小说的引进暂时中断了。”直到上世纪80、90年代，中国才重新拥抱了这一文学形式。

卢治认为，如今的中国原创推理文学某种程度陷入一种困境——新人作者很难得到出版社重视，成熟作者销量不佳，整个生态得不到改善。

而新星出版社专注国内外推理小说出版的“午夜文库”如今销量颇佳。南丁作为负责这一项目的营销编辑，她有不同看法：“去年我们午夜文库推出了31种新品，再版图书30种，还有两种新漫画。每年大约出版60种作品，出书频率一直很稳定”。

南丁认为，国内原创推理作品虽然有着一批忠实读者，但她坦言：“柯南道

尔的福尔摩斯系列、阿加莎的经典等家喻户晓的作品在销量上依然占据优势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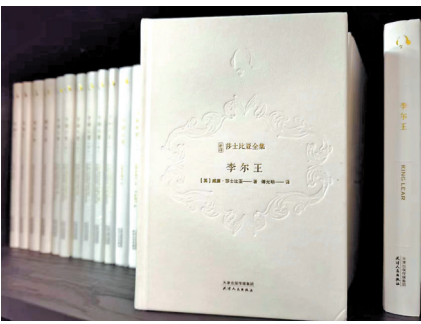
日本推理小说对中国市场的影响尤为显著。南丁解释道：“东亚‘邻里’文化的亲近感让日本推理小说更易于被中国读者接受。特别是新本格推理，像岛田庄司的作品，对很多中国作者都产生了深远影响。”她提到，国内许多作者的创作模式都受到了日系推理小说的影响。

南丁表示，经过多年来的发展和积淀，如今国内的推理创作者数量可观：“我们与高校推理社有联系，很多成员都在尝试创作。去年发起的第二届新星国际推理文学奖也吸引了大量稿件。令我们惊喜的是，不仅是年轻人，有不少成熟、年长的作者也在创作推理小说。”

如今，高校推研社在本土推理文学的发展中是不可小觑的新生力量。尽管如此，卢治也认为，国内“推圈”还需努力出圈，距离真正繁荣昌盛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。

甚至借助于计算机的语料库的比对，试图证明合作的结论，有可能一开始就跑偏了

# 莎士比亚作品不是莎士比亚写的？



傅光明新译《莎士比亚全集》

2024年4月23日是莎士比亚460周年诞辰纪念日，其著作权问题至今仍是文坛纷纭的话题。因为他的有些作品存在文风不一致、用词用韵多元的现象，给人以合著的感觉。莎学家加布里埃尔·伊根曾指出：“在很多情况下，剧本不是独著，而是二人合著，甚至是多人合著，例如托马斯·米德尔顿、乔治·威尔金斯、乔治·皮尔和约翰·弗莱彻等人都曾与莎士比亚合著过剧本。”也有学者认为克里斯托弗·马洛参与了莎剧《亨利六世》第二部和第三部的撰写工作，甚至说皮尔与莎翁合著了《泰特斯·安德罗尼克斯》。“合著论”虽然有一些道理，但把有些作品硬往马洛、米德尔顿或皮尔身上靠，甚至借助于计算机语料库的比对，试图证明合作的结论，有可能一开始就跑偏了。其实，另一种可能性更大，即莎翁与演员们反复修改作品。莎学家艾德蒙·钱伯斯曾说：“大概每上演一次，莎士比亚都要做一点修改或润色的工作。”

莎士比亚本身就是编剧，往往是写完了原始剧本后，直接拿到剧团排演。在莎士比亚时代，没有导演这一行当，通常是由剧本作者来给演员说戏，因此作者就相当于导演。在排演过程中，一些出色的演员比如伯贝奇、阿来、坎普、阿敏、艾伦，也会灵光乍现，不断蹦出一些新点子，提些新建议；或者要迎合当时的某些事或某些人，包括各位剧院股东都有权要求控制演出的开支经费，于是时不时地改动一些戏

份、情节和台词。在演出中，演员也一直更换，由于每位演员的理解和演绎都不一样，所以台词的设计也可能不一样。传记家阿克罗伊德在《莎士比亚传》中指出：“演员会对台词或念台词的方式提出建议，甚至还会帮助构思一些新的情节以推动剧情发展”，“戏剧从来就没有定稿，而是需要经过不断且必要的改动”，某年演的是一个样子，过几年再演，又是一个样子，于是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改编本，当然，都是以莎士比亚原初的剧本为蓝本，改多改少视情况而定。

莎士比亚的作品都是由他人出版的，这里的情况也多种多样。学界认为：一，别人拿着莎士比亚的手稿去出版，这里的莎士比亚手稿其实也有情况变化，比如，莎士比亚自己也会修改。梁实秋先生在谈《哈姆雷特》前后不一致问题时曾说：“这改稿之间，难免有顾此失彼和前后不贯之处，所以‘哈姆雷特问题’也许正是大半由于改稿而起，亦未可知。”二，剧场工作人员拿着提词本的誊写稿去出版，再把它卖给出版商，以此赚钱。三，演员们把排练中修改过的文本出版，甚至可归入盗版。四，可能是巡回演出时的文本，由于时间、场地的限制，不得不有所删节。五，运用速记法记录，即专门派一个人在演出时记录台词，由于当时的速记法很不完善，只能记下一个大概，把这种速记稿拿去出版，讹误很多。六，编撰者进行了修订，使其完善。多种情况自然就诞生了多种版本。

在原始剧本的创作中，莎士比亚不见得会与入合著，但后来也许听了一些演员或股东或剧作家的建议，产生了改编本，可能还不只一个改编本，于是，印刷出来就有不同的版本。如果莎士比亚作品是经他和演员们改动过的，那就无法考证到底莎士比亚独立写了多少，后来集体改了多少，那些绞尽脑汁求证莎翁作品是他与其他剧作家合著的努力将是枉然。就像彼得·埃蒙森执意要破译莎士比亚密码，以证明这些作品不是莎士比亚写的而是一堆人写的，终究是痴人说梦。

## 微观

□张薇

只要是文章就要遵守基本的语法规则，只要是文学就要遵守基本的叙事逻辑

# 漫谈《书剑恩仇录》的瑜中之瑕

□吴小攀



关于金庸的小说，读者之多难以计数，赞者众，弹者亦不少。说实话，凭空建构起这么一个有自足的武侠逻辑的文学世界，并不容易，但瑜中有瑕，不免让人遗憾。有人认为，武侠小说是通俗文学，不应该以纯文学的标准来要求，问题是只要是文学就要遵守基本的语法规则，下面是就谈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《书剑恩仇录》中的几个瑕疵。

在小说的开头，武林高手陆菲青隐瞒身份潜伏在总兵府里做家庭教师，有仇家深夜找上门来。陆菲青为了避免被攻击，不从窗户出去，而是沿壁而上，从房内“抓住天窗格子，喀喀两声，拉断窗格，运气挥掌一击，于瓦片纷飞之中跳上屋顶……”这时可以明显看出，天窗格子被拉断了，瓦片也“纷飞”，破碎了不少，应该也发出了不小的声响，而且是晚上，正常来看，无论总兵府如何之大，也应该会有人听到声响。小说对此却毫无交代。

## 对推理文学的前景审慎乐观

刺”，通过运用推理思维，人们或许能在生活中减少执念，在待人接物时更加宽容和放松。

卢治还谈到了“推理之无限”的概念，她解释道：“一方面，侦探意识可以链接到任何领域之中；另一方面，就是‘元’，就是关于知识的知识、认知的认知。”

张禾认为推理在生活中无处不在。“比如你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朋友晒出的照片，对方的手上突然多了枚戒指，或者背后有一家酒店，你会忍不住去搜一搜。”她认为这也可以算是一种日常推理。“但这种情况也有副作用，我自己有时会想去探究别人无意间透露的信息。”她坦言，读推理小说让她习惯于观察和分析日常生活中的细节。

张禾说，读推理小说更多在于纯粹的乐趣：“就是为了快乐，现在做什

么事情能得到快乐已经很不简单了。”但又不仅仅是为了娱乐大众、为了解谜的快感，“推理文学可以有更深、更广的维度可以发掘，它可以兼具文学性、思想性和哲学的光泽。在互联网社会、新科技革命的时代，侦探推理文学可以为我们思考‘何为文学’提供新的角度。”卢治说。

卢治对推理文学的前景持审慎乐观态度，她认为推理文学在国内的发展仍然面临挑战：“科幻文学也是西方舶来品，但在《三体》热的加持下，被文学批评界关注，科幻文学理论化探讨的程度就是高于推理文学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而中国推理文学根本没到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。”她期待着读者能在推理文学中感受到逻辑之美以外，还能体会到文字本身的力量。

## 札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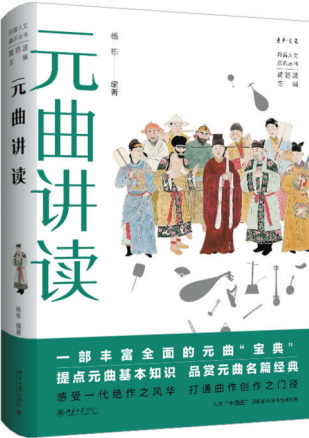
粗糙，比如，这个人上一秒还对某人怀着深仇大恨，下一刻因为一句话或一件事，一下子又冰释前嫌。霍青桐受伤了，刚和师父师公说了陈家洛的事，师父师公就愤然前往寻仇，不再听霍解释，而霍似乎也阻止不了他们，因为小说安排她马上就昏倒过去了。这种情节就显得有点假，其实，只是一个小小的误解，正常人缓一缓，多听一句，就说明白那是误解，但小说中的人物偏偏像小孩子一样倔强、执拗，脾气说来就来，一言不合拔脚就走。香香公主竟然和陈家洛、两位老人玩起幼稚的游戏，谁输谁唱歌讲故事，明显是将当下生活古代化，将成人幼稚化。

当年香港的武侠小说写作往往是因应报纸连载的需要，一日一更，有点像今天的网络文学创作，缺乏充分的构思，难免疏漏。在《书剑恩仇录》第450页上，霍青桐分配战斗任务时，直接引语中几次就说“如此如此”，明显错了，间接引语才会这样表述。第454页上，六七名清兵爬过来偷袭，“哪知听到香香公主的歌声，心神俱醉，伏在雪地里静听。酷寒之中，只过得片刻，身上积雪便都结成了冰，等到歌声停止，想再爬动时，冰块已将他们全身牢牢胶住，再也挣不脱了。”这种描写太过于随心所欲，虽然小说可以虚构、夸张，但不能有违常理。李沅芷作为清朝提督平旦足不出户的千金女儿，为了一个毁了容的余鱼图，突然就离开家庭，参与到大沙漠的打斗中来，也不合常情常理。

整部小说的随心所欲处还有很多，从江南、新疆到杭州、福建、北京，小说发生地随意转换，天马行空。沙漠里众英雄在与成千上万狼群打斗的同时，竟然还夹杂着生死对立的双方被困在同一个火堆边的情节，有点儿戏；古城玉峰之战，也显得过于戏剧化了。

## 出版书单

《元曲讲读》  
杨栋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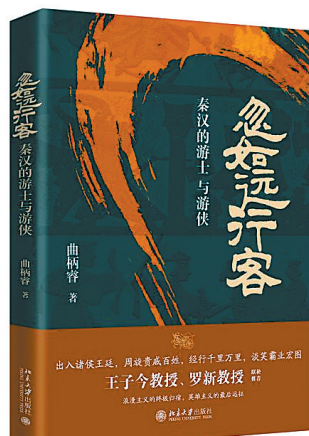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是关于元曲的入门读物，也是当代讲习制曲技术的先锋著作。

《呐喊：评注插图本》  
鲁迅 著 黄乔生 评注



“以鲁迅注”，不仅对小说涉及的历史事件、典故、民俗等加以考释，还大量引述鲁迅同时代人和历来研究者的分析，更引用鲁迅杂文、书信等原文。

《忽如远行客：秦汉的游士与游侠》  
曲柄寒 著



叙述秦汉时期游士与游侠兴起又渐趋消亡的过程，描绘这一时期广阔的历史图景和多彩的社会风貌。

《奥斯特维辛之后：阿多诺论笔选》  
阿多诺[德] 著



精选阿多诺的论笔22篇，试图呈现这位思想家在文化、文化与文学层面的相关思考。

《巴西之根》  
塞尔吉奥·布阿尔克·德·奥兰

达[巴西] 著



巴西现代史学和社会学的奠基著作之一，一部推动了20世纪巴西社会“重塑巴西”运动的主要著作。